



吼一声秦腔

文/杨堪旺

●核\心\提\示

“韩信打马进深山，远远望见一茅庵。八卦悬顶盖得好，内边打坐一道仙。低下头儿进茅庵，要把仙长问一番……”

偶得空闲，无意间翻开短视频，会宁安万正在唱《未央宫》里韩信的一经典选段，其唱腔慷慨激昂、苍凉悲壮，将剧中人物韩信的个性及英雄的辉煌与落寞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泪目。

的确，苍老了的是容颜，不变的依然是童心。安万的这一嗓子，在带我“入戏”的同时，也把我带到了看戏、学戏、唱戏的那段少年时光。



秦腔中的武旦演员扮相



秦腔卡通素材画



秦腔脸谱



秦腔折子戏《赶坡》选段剧照

甘肃出了个安万

文/陈国宁

安万何许人？

在2024年这个秋冬季节之前，知道他的人可能只限于白银、定西一带。而现在，知道他的人不知“几千里也”。

知道他的人大都知道他还有个“西北秦腔王”的称号。这份来自民间的美誉，是对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、又在一片质疑声中求变的褒奖。他和他的百人剧团，凭着一腔热爱、乘着短视频的东风，将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，吼成了人山人海的演唱会，热辣滚烫。

“守正创新”这四个字，在甘肃会宁，在安万剧团，就是这么具体而生动。

快手系列纪录短片第一集片名四个大字：天生花脸。安万唱的是花脸，但老天爷原本并没有赏脸，他的脸部得了血管瘤，打小就是一张丑脸。直到八九岁的时候，村里唱戏缺人，他就到台上顶替，没想到，脸上涂了油彩的安万赢得了一片喝彩声。自此，因一张脸脸被否定的人生，被秦腔扭转了。

这是安万的幸运。若干年后，也成了秦腔的幸运。

西北地区60后、70后两代人的记忆中，秦腔与逢年过节农村的大戏台紧密相连。台上是《铡美案》《火焰驹》，台下则是村里人的老少咸集。那是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里人们的文化生活，是节庆味道。安万以前走的路如此，现在走的路更是如此。他把根扎在乡村大戏台，坚守着传统，又在坚守中紧跟时代大潮，大胆创新求变。开短视频账号、搞秦腔直播，线上线下结合、台上台下唱和。于是，会宁的安万剧团火了，冷清的秦腔火了。

熟悉的唱段，全情的投入，以前只在明星演唱会上出现的一幕，如今出现在了秦腔大戏台上。从甘肃、宁夏，再到陕西，几乎场场爆满。有网友说这就是大西北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。其实说得再准确一点，是安万和他的剧团，用传承和创新，唤醒了西北人心里对秦腔的那团火。

走红的安万和火爆的秦腔，就是文化中国热烈的甘肃因子。它延续了去年年初的“瓜州温度”，和后来的天水麻辣烫热度，用炽热的情怀，讲说着多彩、深厚的甘肃。



安万在台上演唱《兴汉图》

能不能救场，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勇气，竟敢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说来也怪，在我学着大伯的样子唱出“适才闻大嫂对我言，五坡坡来了一位长官，列位大嫂等等我，问罢讯来一同还……”并轻移莲步缓缓来到台中央的时候，令所有在场的观众和演员们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才十岁的孩子。只记得我当时不但声音清脆，而且唱腔新颖，动作活泛，直到一折戏全部结束，我都没有一处忘词，也没有出现任何瑕疵。就这样，我赢得了观众，也赢得了剧团里所有演员的认可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被村里的老演员们当成了重点培养对象，直到1998年搬到县城定居，才不得不放弃了热爱多年的秦腔。这中间，我一共唱了15年秦腔戏，大大小小登过近三十个乡村舞台，角色也从一开始的旦角唱到小生，再唱到最后的须子生，来来回回一共演了近几十折(本)的戏。

四

最近两年，许是因为年龄的缘故，似乎又越来越痴迷秦腔了。暑假期间，听说“二爷庙”有西安易俗社的戏，便相约着赶去看了一场《杨门女将》，在戏场将就着吃了一口之后，又连着看了一场叫《白蛇传》的夜戏。一门忠烈的杨家将，让我在欣赏到演员们高超演技的同时，更多地体会到她们对爱国情怀的感动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；而白素贞为追求爱情，仙山采药、水漫金山和被压雷峰塔的情节更是让我感受到了戏剧中爱情的力量。

“要看世上，先看戏上”，看秦腔戏，看的远远不止于“台上笑台下笑台上台下笑”的开心热闹，也绝不止于“秦韵悠扬，一嗓子长吼，两三声叹息，诉说千年沧桑”的演技和唱腔。秦腔是深沉的，厚重的，是能直击灵魂深处吼出来的艺术。

陕甘大地，华夏文明之源头，而诞生于三秦大地的秦腔，正是点燃这盏文明之灯的火种，它作为中国戏曲的源头和鼻祖，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，它承载着大西北人民特有的气质和精神追求，它的唱腔和音乐慷慨激昂，毫不做作掩饰，它的表演风格更是那种刚健爽朗、壮美豪放式的。如果说听歌曲赏舞蹈如品茗闻香，那看秦腔则如喝一壶老酒，醇厚绵长又回味无穷。

的确，它的崇忠重义、尚善向美的鲜明主题，它的雅俗共赏、狂婉相济、苦乐交织的艺术手法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虽有夸张，却又立足于现实，它是艺术中的艺术，生活中的生活。

陕西籍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：“秦腔是，你在苦的时候越唱越苦，你在乐的时候越唱越乐的家伙。”我想，这应该是对秦腔艺术魅力最美的诠释。

如果累了，那就请吼一嗓子秦腔吧！它是能解除你疲乏的汤；如果苦了，那就请吼一嗓子秦腔吧！它是能镇住你苦痛的药……

《打窑娃》《铡八王》等，他是逢场必到，所以直到八十多岁去世，村里的人们都叫他包爷，竟至于许多人都忘了他的真实名字。

父亲看戏，对剧目虽不甚挑三拣四，可他对演员的“唱念做打”功夫却是非常内行，比如某某演员的嗓音还不及“要命娃”，某某演员的架子和“长鱼儿”还有些差距，某某演员的纱帽功夫还得学“魏大净”等，这些父亲都品评得很准。而且那些演员的艺名，都是响当当、有故事的，为方圆百里的戏迷们所认可的。

在生丑净旦四大角色中，我最喜欢的当数丑角，记得那时候有个叫“何丑”的演员，他演《岳飞搬兵》里的岳飞那可是一绝，不仅说、学、逗、唱，口齿清晰流利，幽默风趣，而且能翻能打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每次他一出场，我们这些不懂戏的小孩子们便会立马挤到台口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，然后一连几天，都会学着他的样子表演岳飞。

三

“看上三台戏，还想跟着去”，戏看多了，难免会上瘾，于是，村里的老戏班长们，便开始张罗着办自己的“剧团”，也就是在那时，才上小学四年级的我，便在几位老戏骨的怂恿下开始学戏了。

学戏是一件苦差事，费人费时。村里人平时都忙，只有在冬腊月，大雪封山的日子，才有时间聚集起来排练。最初的时候，我只是帮着抄抄戏本，帮着团里人跑跑腿。村里的戏，一般在每年正月初四才开始，唱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就停了。这中间也有去外村唱戏的，在我们这里叫“出庄”，剧团出庄是很隆重的一件事，这不仅体现着村庄之间的人情关系，更重要的是戏也要拿得出手，去一个村里一般要唱一天一夜，这中间通常会选择剧情好的，适合这村人口味的，比如《香山寺还愿》《宋江投奔》《大升官》《调寇》《花亭相会》《全家福》《天官赐福》等内容好、戏名吉祥的折子戏演出。

起初跟着剧团演出我只是跑跑龙套，演一些戏词很少的配角，如《二进宫》里的徐小姐，《辕门斩子》里的焦赞孟良等。这都不算什么，真正走上舞台成为角儿的是“出庄”，在邻村饰演《赶坡》里王宝钏的那次，那年我上五年级，也不知怎的，我们村里唱王宝钏的大伯突然有事不能来了，这让饰演薛平贵的三叔很是为难，于是他在开戏前找到了我，问我

小时候，农村没电，自然也就没有手机电视，村里人的娱乐，除了偶尔去大队看一场公演的电影，再就是村里一年一度的社火，和社里组织的一年一场的社戏。

大西北地广人稀，村庄都是豆粒样，散落在大山的褶皱里，三五十户人家不等，大多根据姓氏和地貌命名，如梁家坪、董家湾、朱家峡、赵家沟等，村子和村子间往往以一河、一沟或一梁相隔。有些虽鸡犬相闻，炊烟相望，可走起来却仍然很远，不过若是有戏看，那多远的距离，对人们来说都不在话下。

我对于秦腔的热爱，最早应该是从跟着父亲看戏开始的。父亲是个秦腔迷，我从来就没有见他唱过戏，哪怕是清唱，我也没有听到过，可不知怎的，他对于戏(我们当地人把秦腔都叫戏)的热爱，却是几近达到了痴迷的程度。究其原因，一则可能是因为爷爷曾经是方圆几十里之内有名的旦角演员，再则我想应该是秦腔本身的魅力所在。所以，只要有戏，即使再忙再远，父亲都要放下手里的活，提着馍馍口袋儿，去看上那么一场。我呢，自然也会尾巴一样跟在父亲的后面，这时候，活计抓得很紧的母亲，往往会翻箱倒柜，找新衣新帽，走亲戚样打发我们。说实话，若不是因为家务农活繁忙，母亲的戏瘾说不定比父亲的还要重呢。

咚咚咚咚咚……远远地，你听，锣鼓响了，干鼓铜锣响了，唢呐和板胡的声音，撩得人心潮澎湃，于是，看戏的人便一路小跑着，恨不得腋下能生出一对翅膀来。

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正如戏台柱子上醒目的烫金对联“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，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”。秦腔戏是高台教化，无论奸臣害忠良，还是相公缠姑娘，说的都是前代发生过的事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将“座中人”带进剧情里去，并和其产生共鸣，教化人们守忠孝、讲义气、行仁爱，多做善事少行恶。

比如村里当过多年队长，性格耿直，为人正派的占奎爷，一旦听到演有关包公的戏，如《铡美案》《三下阴》《赤桑镇》



秦腔手绘素材画